

先向所有在世的哈佛毕业生、在校生以及社会各界名人发出了 30 万封信函，诚邀他们推荐新校长人选。1300 多封反馈信息的回函中推举出 500 多名校长人选。同时，校长遴选委员会也在马不停蹄地工作着。从遴选委员会成立到新校长选出，委员会会晤了近 200 名哈佛的教职员和高级管理人员，听取他们推荐校长的意见。他们还会晤了 100 多位哈佛以外的著名人士。与此同时，委员会召开了 12 次由哈佛本科生和各类学科研究生代表参加的会议，共有 200 多名学生应邀参加了讨论。另外，委员会还主持了 4 次由来自哈佛不同学院和学科教职人员参加的意见收集会议。9 名遴选委员会委员共召开了 16 次会议，研讨校长人选，认真阅读每一封推荐信。经过认真的遴选，校长候选人的名单缩小到两人，一是萨莫斯，一是密歇根大学校长博林格。但哈佛校长遴选委员会希望有哈佛经历的人当校长，而博林格从来没有在哈佛念过书或是教过书。所以萨莫斯就成了难得的人选。2001 年 3 月 11 日，哈佛理事会在纽约召开了一个特别的会议，投票推选萨莫斯为哈佛第 27 任校长。

萨莫斯在接受任命提名后，乘一架行政专机从纽约飞到波士顿与哈佛监事会成员见面。萨莫斯说，他将把全球化的眼光带到哈佛，同时将重视哈佛的本科教育（据说，哈佛本科生对鲁登斯坦不够重视本科教育多有怨言）。萨莫斯不无感慨地说：“回家的感觉真好。”

3 月 26 日，已成为哈佛候任校长的萨莫斯来到北京参加中国发展高层论坛并发表了演讲。他在回答有关哈佛的问题时，这样了解答：“哈佛大学之所以能够存在并且发展下去就是因为它倡导学术自由。哈佛大学能够让最佳的思想家聚集在一起，给他们思考的机会，并能够传播自己的观念，从而产生最佳的思想。……作为新当选的校长，我将继续支持这种学术自由的做法。”

据接近萨莫斯的人说，萨莫斯是一流的网球好手，他在华盛顿的球友包括联邦储备局主席格林斯潘。但是，萨莫斯也会有心不在焉的时候，他常常误飞机，也会找不到护照。

值得一提的是，离任的校长鲁登斯坦，是哈佛大学 360 多年历史上第一位在任时访问过中国的校长。在他任内，江泽民主席作为第一位中国领导人在哈佛大学发表了演讲。不过，哈佛学生对他还是颇有微词的，主要是说他不爱和学生接触。哈佛学生报纸《红色哈佛》的一位负责人就曾说过：“对大部分学生而言，他仅是个哈佛筹款人。”《纽约时报》从另一个方面也对他提出了意见，说他不像过去几任哈佛校长，一面治校，一面成为美国朝野所重视而又深具影响力的一个“公共知识分子”。但不管怎么说，鲁登斯坦都将成为最值得中国人敬仰的哈佛校长之一。

（摘自《感受哈佛》，北京出版社 2002 年 8 月版，定价：15.00 元。社址：北京北三环中路 6 号，邮编：100011）

中亚旅行惊魂三部曲

□ 寥佳

寥佳，女，国内著名汽车旅行者，自由撰稿人。她从 1996 年开始自驾车旅行，到 2000 年的 5 年中，先后 10 次在国内旅行，行程 8 万公里。2001 年 7 月 26 日到 12 月 14 日，她驾车进行了历史上第一次单人、无后援的欧亚大陆环行旅行，行程 6 万多公里，穿越 32 个国家，历时 142 天。中国旅游出版社 2002 年 10 月推出的《欧亚远征》一书，便是这次旅行的实录。下面是该书的部分章节。

行驶在博斯普鲁斯大桥上，遥望着马尔马拉海海口。海面上游弋的轮船、海空中飞翔的海鸟，还有清真寺高耸的通天塔，以及绿色山丘上的红色屋顶。再见了，伊斯坦布尔，再见了，欧洲。

11月23日11时38分，离家47000公里后，走过博斯普鲁斯大桥，我又踏上亚洲的土地。

伊斯坦布尔到安塔利亚(Antalya)700多公里，要翻越已经积雪的安纳托利亚高原。我开得筋疲力尽，两瓶板蓝根和感冒冲剂喝下去也不见好转，很久没犯的偏头疼也找上门来。这可不是好兆头，回家的路还有1万多公里，我得保证身体才行。

安塔利亚的豪雨告诉我这个城市是白来了，没有沙滩了。算算到伊朗的时间非常紧，我得立刻往格鲁吉亚走。于是返回头来向北，在雨中再次翻越安纳托利亚，向黑海之滨进发。

24日天黑以后，我才赶到安卡拉城外，有环城高速通往黑海方向，路牌上赫然出现了E88的字样，欧洲公路88号。对照一下地图，对我来说这是最后一段几十公里的“E”编号公路了，然后要转向去萨姆松(Samsun)的190、785号公路，此后沿010公路一直向东就是格鲁吉亚。沿着“E”公路走了三个月，下次再见，不知何时了。

从地中海之滨到黑海之滨是近1000公里的行程，我走了12个小时，连续不停的12个小时。老实说土耳其的公路还可以，特别是一些大城市附近的干线公路，但因为山

路下雨路滑、东风强劲，加上惧怕土耳其司机，我必须100%当心，保持双手扶方向盘。几个小时下来脖子和左肩已经僵住了。多亏在伊斯坦布尔换上了倍耐力P6000的防滑轮胎，否则速度可不敢这么快。

到萨姆松还有最后30公里，公路开始连续下坡，从海拔七八百米降至海平面。找不到去海边的路，但黑海就在GPS上，只有几十米。回到了黑海之滨，我忍不住笑了，住进旅馆立刻给波兰伙计们发短信，和他们分享这一刻。两分钟后收到了第一个回信，是西蒙，带有强烈嫉妒的慰问。

哈，要的就是这个效果！

11月25日中午，发出本周的旅记后，开始向格鲁吉亚进发。

7个小时后，晚上9点，我到达了土耳其、格鲁吉亚边境。警察说现在还能过关，不过对面的巴图来是黑手党城市，要小心才行。

“黑手党?!”吓得我赶紧要回护照，还是明天再说吧。回返20公里是土耳其最后一个小镇霍帕(Hopa)，我找到一间海边的小旅馆，房费10美元。

这是间有些龌龊的旅馆，像国内路边的大车店或招待所，蟑螂满地乱爬。不过店员非常友好，三个小伙子一趟就帮我行李搬上楼，还谢绝了小费。出乎意料的是房间电话还可以上网，我抓紧时间给新浪上认识的一个网友小陈发信。8月份他曾和我联系过，说是在第比利斯工作，如果我到格鲁吉亚，他很乐意帮忙。

闹铃响以前，就被黑海的

潮声叫醒。打开窗帘，看清房间距海边只有30米左右。昨夜的雨延续着，雨声和着潮声，催人尽快启程。我打开电脑，竟然收到了回信。小陈已经调回国内，但他拜托了两个朋友招待我，并给了我朋友的手机和办公室电话号码。这回我知道自己在格鲁吉亚不是孤立无援的了。

旅店的服务员帮忙把行李搬进车里，站在雨中双手合十为我祝福。心里暖暖的。虽然这些天没少被刁难、讹诈，我对土耳其人的总体印象还是很好，这是个很友好的国家。

土耳其的出关手续很简单，1个小时后，我已经站在了格鲁吉亚的国门外。透过铁门可以看到，那边远处的山上覆盖着白雪。

第比利斯在几百公里之外，我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在寒风中站了几分钟，格鲁吉亚的国门开了。接下来的护照审查用了40分钟。不是排队，只有我一个人，但是要耐心。那个迟迟才露面的军官看到我是中国人，高兴地喊了一声：“中国，斯大林，毛泽东！”相当友好。我松了一口气，心想这个关口应该没有什么麻烦。

一个边防军指挥着我把车开进前面的棚子。按照惯例，应该办海关手续了。我想要海关申报表，真奇怪，怎么没见过海关的人？正在疑惑之间，当兵的要走了我的护照，接着要所有物品的“护照”。

敲诈的来了。我拿出离境时的申报单，当兵的瞥一眼，说要格鲁吉亚语或者俄语的，没有？100美元！

真没想到他们竟然狮子大开口。我愕然,告诉他们他们没有钱。这时候他们开始听不懂英语了,僵持了很长时间,为首的一个做出通情达理的样子,说礼物也行。

牺牲了10个富士400的胶卷,当兵的仍不满足。直到看我实在榨不出油来,才打开车前面的大铁门,里面,才是海关检查。我压住心中的怒火,找出三张从国内带来的丝绸画,送给海关官员,还要笑意盎然。海关官员们很高兴,他们让我交了43美元各项费用,然后放行。

叠好所有文件后,我以为这回可以走了,哪知下面还有道铁门,把守的是警察。他们比较客气,只要5美元买烟买茶。我拿出500万土耳其里拉。几个警察无奈地嘀咕了几句,给我开了门。

格鲁吉亚边检,耗时2小时,而过了边境,表又得向前拨快1个小时。

20公里后,巴图米城外的路口,有两条路通往第比利斯。我正犹豫该往哪个方向拐的时候,一个警察看见了我,不由分说吹响了哨子,见我有要逃跑的嫌疑,三步并作两步冲过来。我只得就范,跟着他走向岗楼。

刚到岗楼门口,哨音大作,里面冲出两个大胖警察,仓惶之中立正敬礼。这当然不会是给我敬的,回头看看,原来是两辆锃亮的黑色大奔,雄赳赳地从岗楼前驶过;岗楼旁的其他警察也在敬礼。我扭过头去偷笑,但是笑得太早了。

这些警察,由警长率领将我围住,煞有介事地在一张纸上写写画画,并且由两个人签

了字:他们认为我该付30美元。原因嘛,如果不付,前面80公里内所有的检查站都会拦截,不停地要钱;如果付款,他们派一个警察坐我边上,送我到边界——巴图米是阿德扎哈里尔(Adzharia)自治共和国的首府,出了自治共和国就不会有任何问题了。弄明白之后,我气得几乎快要翻白眼,不料警长还认为30太少,奋力将纸条上的30划掉,写上50美元!

装了一会儿糊涂,我明白他们决不会让我溜掉,只有请



第比利斯的中国朋友帮忙了。谢天谢地这里手机可以漫游。我用手机给小陈的朋友张文打电话,请这位不曾谋面的朋友以中国使馆的名义质询。“擒住”我的警察接过电话连忙说没有任何问题,我可以走。警察把电话交给我,向警长做了汇报,我能看出警长脸上写着的失望。张文在电话里告诉我,他说我是中国大使馆工作人员的家属,请他们不要纠缠。然后约我到第比利斯后再给他打电话。

可是警长坚决不放弃。我想是自己的普通护照让他有恃无恐。他说可以打折,30或

25美元也行。我感到一阵恶心,扔给他们22美元只求脱身。

我不想让警察上车,一来他们就是土匪,二来车上也没地方。但是那个抓住我的胖警察坚决要求上车,即使地方小一点儿也成。我只好把冰箱移到后边,让他坐进来。

警察说去第比利斯要走波蒂(Poti)方向,另一条路要翻大山,有雪。他只能说几个简单的英语单词,凭这几个词和手势,我能知道他对自己这个自治共和国和格鲁吉亚政府都非常不满,甚至说总统就是“最大的黑手党老板”,巴图米警察们干的勾当也是狗屎——虽然事实上他就是那个拦截我的人。原来他心中也有正义。说起俄罗斯的总统普京,他连连竖起大拇指,告诉我自己在索契生活了20多年,俄罗斯很好,索契很好。格鲁吉亚和俄罗斯因为苏乎米交恶,我看看他,猜他不是格鲁吉亚族人。

那些警察没有骗我,30公里大坑接二坑的环路上,一共有四处哨卡,都被胖警察一一化解。

格鲁吉亚的衰落和军警的腐败一样出乎意料,从巴图米到波蒂,只看到破败的房子和装满了柑橘、土豆的老式拉达轿车,想不通他们怎么能让这些东西不砸到自己。不过从波蒂到第比利斯的M27公路路面情况要好一些,不用担心颠坏轮胎。

巴图米的遭遇、沿途的荒凉、阴郁的雨雪天气和一辆冲下悬崖的小轿车,让我心情沉重,这个国家让我颤栗。回到国门的路还有五六千公里,我

担心情况会更糟。以前走过这条线的老外朋友们都说中亚的警察和海关是全世界最坏最腐败的，俄罗斯的警察和他们比起来不知有多好。马克甚至给我列举了一组数字，他们在中亚被公路检查站拦截要钱的比例如在哈萨克斯坦南部高达60%，其他国家也好不到哪里。当初我一边看他的Email一边两腿打软，不料在格鲁吉亚就碰上了。死磨硬泡未尝不是一种解决办法，然而归期紧迫，我哪里有工夫和边检、警察们周旋。

后来我又查看过马克的文章，他们在巴图米海关也惨遭勒索，共50美元。

M27公路开始翻越小高加索山。我超过前面一辆老伏尔加，但马上被他反超。如此反复几次，我有点担心碰上麻烦了。而这时老伏尔加副驾驶位子上的男人突然从车窗伸出手来，竖起大拇指，然后示意我跟着他们走。原来是两个热心人。我闪了两下大灯表示认可。到了前面的收费站，司机交过钱一招手，他替我付过了。

不幸的是这两位好心人的车不停地开锅，停下来两三次后，干脆不能再走了。此时天已黑透，我向他们表示感谢，独自赶赴第比利斯。从这儿开始公路上的车多起来，并且出现了路标。到第比利斯还有110公里。

张文接到电话后赶到库拉河边接我。他家在北京五棵松，我们算是很近的老乡了。他在第比利斯投资了一间中餐馆，正在装修之中，开业后将成为此地最大的中餐馆。别看普通格鲁吉亚人的月工资

只有25美元，这个城市还是聚集了相当多的富豪，街上跑着不少崭新的奔驰、宝马。还有各国的外交官，也都将成为餐馆的常客。

为了给我压惊，张文和梁子等几个朋友带我去原来的餐馆吃饭。这一天我只在巴图米买了个大列巴吃，早就饿了，能吃到中国饭，也是意外惊喜。席间大家告诉我格鲁吉亚其实没有那么糟，巴图米可能是个例外。平时他们出去，警察对中国人都比较客气。就是找理由罚款，通常也能一二美元之间。

大家商量了一下，决定当晚我就住张文家，和他的女朋友睡一个房间，张文自己睡沙发。第比利斯的居民楼晚上没有暖气，房间里只有一台烧煤气的供暖设施，就放在卧房里，张文自己少不得受冻了。还有我的车，考虑到治安状况，他把自己的车库腾给我用。

第二天早上，张文做了一碗排骨汤荷包蛋让我吃了，又拿出一张小卡片给我，说路上可能有用。这是去年李岚清访问格鲁吉亚时格外交部发给中资机构的，大概是说持卡者受到格外交部邀请。这张卡曾多次帮他排忧解难，他估计不仅格鲁吉亚，在阿塞拜疆应该也能管用。

第比利斯到格阿边境只有60多公里，张文不放心我自己走，亲自开车送过来。到了边境，他才发现没带护照。摸了摸身上只有几块口香糖，便问我还有什么东西能做小礼物。我找出波兰人和我分手时给的一堆钥匙扣，还拿出胶卷来。

“胶卷不用，你留路上用吧。”张文挑了两个钥匙扣，走到边检站口。

这里我又看到了和奥腾博格/克亚赫特相仿的边境口岸。这两个国家原来同属前苏联，口岸就是在原来的公路上搭起的简易房子。张文被获准可以进入边境地区，见到格鲁吉亚官员就“斯大林、毛泽东”地打招呼，好像中苏友好在这里很有市场。

因为有了格外交部的卡片，这次通关相对容易些。张文跟着我一直到办好阿塞拜疆的入境手续后才告别。看着他用那两个钥匙扣打通回格鲁吉亚的小门，我才开车驶离边检区。进入阿塞拜疆交了25美元。负责办手续的海关官员虽然一早就喝得醉醺醺的，却不忘声明，交给海关的钱是15美元，如果我能付给他10美元辛苦费的话，他会非常感谢。按照张文的示意，我给了他25美元。

在边检站阿塞拜疆一侧，是排着大队运送橘子的老拉达车队。总的来说这个国家看起来比格鲁吉亚繁荣一些，公路边上经常可以看到摆摊的小商贩，卖的东西从面包、西瓜、伏特加到散装汽油——是的，是散装汽油。

阿塞拜疆是产油国，但是加油站并不普遍，一般要几十上百公里才有阿塞拜疆石油公司的加油站，估计遗洒严重，通常两三公里外就能闻到。中间填补空白的，是些私人加油点，包括小摊贩们的塑料桶和铁桶供油。

GRIC全球拨系统没有格鲁吉亚的ISP，昨晚我用梁子的账号上网，孙夫人因为没在

约好的时间收到我的信,非常担心,连发了几封邮件。后来我们约好11月28号早上在阿塞拜疆、伊朗边境见,她会和两位朋友来接我。这样算来,放弃巴库,从南部谷地的A316公路直插边境是最近的路线。

天黑后3小时,我来到靠近阿、伊边境的连科兰(Lankaran)。从地图上看,这应该是规模仅次于首都的城市。

实际上这里只能算是个小镇。出租车带着我找了四家旅馆,竟然全没电没客人。不知路边的商店里透出的光亮是否是电灯。

“不如跟这司机回家。”我想,他人样子很老实。俄语短语手册这些天一直没有找到,唯一的办法是请人翻译——手机在这里有信号。于是我给梁子打电话,他的俄文最好,但响了很久也没人接。便改打西蒙的手机,是留言电话。第三个电话打给马钦,通了。我把自己的境况和他解释了一下,让他告诉出租司机带我回家。

司机对着电话说了几句,然后把电话交给我。

“没问题,他答应了。”马钦告诉我。

这时从路边小店里出来个知识分子模样的人,我赶紧喊“有人懂英语吗?”那人应声回头,走过来。

接下来的事情失去了控制。知识分子不会英文,但是他和出租司机商量了一下便上了车,把我带到第五家旅馆——小树林中孤零零的一栋别墅。从GPS上看,这里紧临里海,我可以听到海声。

从房子里出来的男人手

持煤油灯。还是没有电!不可思议,阿塞拜疆可是产油国呀!万般无奈,我决定住在这里。为了保险,我又给梁子打了电话,这回他接了。我请他转告店主,无论什么条件都可以,但一定要保证我的安全,还有就是问问什么时候来电,房费多少。

店主听着电话频频点头,不时说些什么,还向我竖起大拇指。

“讲好了。”梁子在电话里说,他们保证10点会来电,会好好照顾我。

把重要的行李搬进房间,店主随后准备了茶点,又拿了条大毛毯让我披在羽绒服外面,点着煤油灯陪我坐在客厅里喝茶聊天。那个知识分子模样的人也留下了。我们实际是各说各的,谁也听不懂对方。

电供了40分钟,正好够电褥子正常运作,我不至于睡到冰窟里。这条电褥子带了几万公里,现在终于发挥作用了。

11月28日清晨,我跟店主结了账,包括那个非要留下的知识分子的房费。不知出于什么目的,他非要上车陪我去阿斯特拉(Astra),40公里外的边境。几次礼貌地拒绝,他仍然死缠不放,我很生气,板起脸来,从车里锁上门。

“Taxi。”那人见状伸出手来。我给他两美元。他嫌少,又伸出两根指头。这次我没再理他,踩油门走了。从这儿到城里只有几百米,而且刚刚我还付了他的房费。莫名其妙!

清晨的里海沿岸雾气很重,太阳升起来才渐渐散去。7点不到,我就到了阿塞拜疆边

境检查站门外。等待过关的伊朗大货车排了2公里,驾驶楼里的人还没睡醒。找人一问,原来还有一个小时才开闸。

开闸之后,我第一个开进边检站绿色的大门。第一道关口好像是边防军,他们都穿绿色的制服。我停好车,拿着外交卡片、护照和准备好的两张丝绸画,走进办公室。

“兹得拉兹。”我大声向他们问好,同时热情而友好地伸出手去。“你好”是我还记得的几个俄语词中最管用的,不过格鲁吉亚和阿塞拜疆人把后面几个音吞掉了。脸上虽然笑着,心里却忐忑不安。

“兹得拉兹!”军官豪迈地和我握了手,然后接过卡片看看,又看看我的护照,大手一挥,没问题。(昨天卡片大显身手,六七次检查都轻松过关,只有一回有个警察端详半天告诉我过期了——他指给我看图章上的时间,是2000年11月,过期了一年!)

我把丝绸画送给他表示感谢。护照盖了章,他们却不让我走,等了几分钟才明白,是请我喝咖啡!

护照检查之后是海关。这个边检站里面很大,开车绕了两圈我才找到真正的办公室。负责的海关官员非要买我的笔记本电脑和GPS,费了好大力气和两张丝绸画,才办好手续脱身出来。想想万一拿不到土库曼签证,还得从这里回去,禁不住打了几个寒颤。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边境就在前面。

(原书定价:58.00元。地址:北京建国门内大街甲9号,邮编:100005)